

皇

明

疏

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九

國是二

開 聖心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為言官惜也惜國之大體也惜朝廷日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敢為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於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為忠必上為 陛下保盛德下為海內憂民窮為紀綱理其緒為法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孰是數者惓惓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夫忠

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熱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遣也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內臣之報怨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微不見柰此左右恐為欺蔽何哉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能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報怨之嫌必謂陛下明睿所臨誰容

斯殺必謂臣亦妄也臣謂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

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為欺蔽也深矣臣請睿

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其

不為身家當為陛下矣而彼言近倖每有陳奏必

以快言官為辭則是言官以忠陛下為心而近倖

者苦以言官為讐也讐私忌而不顧朝廷受過舉

之名其為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此忠邪之不明

也忠邪不明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

且陛下登極之詔凡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

忤旨死者并祭廕襲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

職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顯

我遠竄曾不少貸以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決藩壯
輓為世道計切矣纒二三年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
謂之何哉語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
行今之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
道之日云爾如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徇為卑
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
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
而不當自為言官惜也何也以言為責事有當諍諍
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
之分也而况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朝廷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誠

動天自咎而譴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己而因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陛下采納神一心之運用別羣下之忠邪審言路之通塞係治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愷然悟其於左右是非枉直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間隙而為言者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忬

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獻獄必盡其情執憲典罪不遺其隱

匪曰為深以明法而備獄也書曰其刑上備存備而刑是也察時度變以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為異以慮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朝廷無失政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四蓋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僨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釁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體而朝廷輕矣是故必知四者而後可以議大同之罪也

臣等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黨間以
擒戮二豎遺孽亦議調遣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其
於劉源清之議誅雖或過甚而卻永武滢之罪則公
論協矣其於潘倣孫允之敘用雖非為訓而趙鎮戴
廉等之叅則大義明矣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
功雖頗為大然陞賞曰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夫窮
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
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綰為不稱 陛下任
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國是
以為 朝廷借大體為邊境防遠患固 聖明所獨
斷非法吏所得招次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

期諸鎮觀望之秋。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復畏避當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聖慮傷國體耳。又臣等之所不取也。所望陛下防遠慮存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可行也。惟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奸莫先于聲罪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之不足勸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國是隨之。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矣。所謂謀殺者或三二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

非謂聚衆至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譟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鬪者也必非謂劫殺良善焚毀公廨逼竄撫臣出奔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因宗所習有固未易言耳臣等請言其悉假令二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奪其貲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強劫人殺人不知將坐以謀殺人者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况大同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惡積慮無君父久矣其於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天子之所改

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

誼所謂是皆於主上為近者也應堂之分誠不通於

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

豈不典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

同議將重鎮撫以防漸也夫國家於鎮撫重其權任

尊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今既不

能正法聲罪以為鎮撫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

指揮千百戶同議自今以往鎮撫威體下同末屬士

卒視之無大尊顯鎮撫少不如意欲殺即殺其殺之

當復輕於前矣雖鎮撫亦將自視卑也日惴惴焉死

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為國家嚴法振武以飭邊防也

哉此其為誤誠非細故也傳曰水弱而人狎之故多
死焉火烈而人憚之故少死焉茲固先王嚴法重令
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聖
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敎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
殺鎮撫亦既罕見矣使律文果輕陛下猶當乘時
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
示以輕典是奪主將之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立
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慮者以為不如是則無以
為肆赦大同辭耳臣等以為固不必然也夫殲渠魁
釋脅從寔陛下神武之意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
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

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經典以惠姦
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
赦之不為罪啓奸雄易犯之路開鎮撫不自謀之端
貽邊境無窮已之禍 臣等誠竊惜之 臣等非為律例
爭也此義既明則國是王法胥此焉定後禍隱憂胥
此焉寢蓋東隅不可追將圖桑榆之救也 臣馬等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
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
嗣是敢有聚衆劫殺鎮撫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
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
理之怒無復屢赦終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而不

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惟 聖明

裁鑒又看得黃綰叅稱侍郎劉源清贓賄交通貪功

債事春秋必誅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為總

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

師費卒罔克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

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

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

忠義激感士民嘗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衆為死守復積新園其

私第約賊至則盡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

城逃走者源清即搥死以徇宸濠遣偽將將兵百餘

人道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
齋僞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
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
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
東窺湖廣諸郡屹然為閩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
死生滅亡之際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
特幸未死耳使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
嘉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刺論薦無弗上
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
矣即其事少不當尚當蒙八議之貸况今之罪猶或
有可矜疑者 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牧民之官

失於撫字激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兵之前士碎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陛下命將天威致

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措置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陛下即以是

重誅之匪惟天下服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

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

之有若治軍行旅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尚與

卻永乘戾不和又權倖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

永亦當少從末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

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

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棄其平生

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

才能明辯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

徇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非源清誠亦不可多與也

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

合非合臣等實天下公言也乃今欲與卻永同殺匪

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脩省將

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

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

同之故殺一非死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矣哉

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馬昇楊林
為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陸拜源清獨不可
以舊忠貸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
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憐憫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
其死若其奉職不效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為人臣
債事之戒夫錄徃忠以贖新愆不失為義不以疑罪
殺大臣不失為仁債事不奉職則必罪無有不失為
斷如其誰不勉思忠義死效馳驅以報 陛下以
避 明典哉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心固聖
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 聖明裁矜又看得
黃綰參稱潘倣孫兆中俱應叙用夫潘倣職任巡撫

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寧動做當誰委
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枉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
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 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
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霧自全何以示忠冒竊
祈敘何以示耻惶恐草頭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以禮法廉耻待臣而做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
而不罪方來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霧為良圖養
亂蓄殃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斁誠非所
以風示來世而教不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做等備
蒙容覆得竄流為幸已極猶將覲顏垢面玷踐 朝
紳叨迪簡之列哉臣愚願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

命仍罷傲等庶少存廉耻以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
之功賞則百等前跡已具夫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
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 朝廷誅賊討亂之義
伸於邊圉顧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
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淵衷
之注也若遂以為竒勲顯績優賞駿拜張皇誇詡天
下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久不思
勸且國體輕重隨之以 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
無疆土之責楚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越
職以謀因幾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說賊 陛下
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居難

圖回敢於趨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窺朝廷矣將謂朝廷過視大同為勅強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勲賜上賞甚非所以示威崇體尊朝廷也故臣等謂楚書詹祭不宜厚賞者非為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敘當遷吏部別擇選秩加常敘一二等循制陟陞足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樊繼祖挫威於城下張瓚受命于軍中亦復貪忝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國體尊姦宄潛折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詔來

世矣惟臣等前議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縮異也亦非縮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 朝廷之法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耳况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慮并陳葑菲悉達廣延博議然後 聖擇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懼群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兼收則不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適足為縮助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異也乃所以為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衆論在 廷是非公私

無所遁飾臣等稟席闕下以候明誅再惟臣等
俱遠方賤愚歷塵郡縣誤蒙拔擢待罪言官數進踈
狂過承溫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懦故
事每過憂誓死稱塞故言多忤衆觸犯時忌罔知所
死亦惟仰恃聖明耳伏乞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
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正 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

許讚

臣伏聞 祖宗法天立法而綱紀大正 皇上中興
繼統而百度咸負近年以來法久而弛姑息之害甚
大政隳而蠱進取之門太多官邪不警吏弊愈滋其
所以干犯 祖宗之法而重貽 聖明之慮每每竄

之 詔旨思欲大奮 乾剛明正 國法去貪暴而
植忠良蓋未始有一日忘于此也 臣本不職誤蒙
皇上置之吏部者是欲董正庶官以修明政教責任
至重臣非其人然素心多畏亦不至大壞吏部之法
守而才弱力綿徒多為人所忌嫉侵侮而臣之身心
未有一日之寧然亦不自辯明每每自劾求歸其詳
其由 陛下已洞見而灼知之去年四月荷蒙 皇
上念臣孤弱保全歸田未久即蒙 詔命起用臣感
激思振惶懼之餘豈不思奮切念法弛而弊當揭其
由政蠱而害當指其實臣讀呂刑之書而得其端焉
呂刑述刑之五過究其出入之弊曰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求五者之病不獨用刑可以出入人罪顛倒
法度凌犯事體自古國家之政也教也令也制也度
也其廢弛也罔不由此五病而然何也曰官者謂威
勢也人臣有威勢則能氣使百司而惟命是從曰及
者謂報恩怨也人臣挾勢以報恩怨則能以禍福加
人無不如意曰內者謂女謁也公卿大夫為其妻妾
子孫之親黨而恣意干求不顧國法曰貨者賄賂也
用財請求如市易之道以瀆亂天紀曰求者干請也
不顧禮法徇私囑託以變亂事例五者有一于此欲
望履當官清慎勤之三事難矣况兼而行之其害可
知臣不知其他今履任之初謹以吏治職守自
祖

宗之建立與 陛下之申明者條陳上 聞臣誠欲

履 祖宗之成憲守 陛下之良猷以祛五弊以清

庶務蓋事實申明則人心知儆而不敢輕犯事例一

變則僥倖無厭而爭競成風伏望 皇上念治道之

係為甚大用人之知為至難留神一覽特 勅中外

臣工將後開事例著實舉行仍令臣等永為遵守無

少改渝庶 臣感恩思報可效犬馬之力可傾葵藿之

誠 臣若依阿不才或蹈五病之罪或孤三事之戒將

重加顯戮以謝天下臣不勝激切仰望勤倦之至

一禁薦舉之濫夫旌薦賢能所以備遷擢陞轉官員

所以昭激勸蓋因能授任隨才器使而不肖者不得

廁其中也。今各處撫按薦舉所屬官員，真知其賢者薦之可也，而任淺及陞任去任已久者，往往掇拾舉薦，或曰錄去思，或曰薦陞任，夫既已陞遷去任矣，又何薦焉？其意不過結歡收功，而不顧激揚之大體也。又有考語開註賢能，論奏劾稱貪暴者，有在任褒詞，行獎文冊，填註不職者，有撫按舉劾異同者，以致本部查覆甚難。又撫按獎勵過官員，本部通不與聞，亦非事體合候。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官，今後舉薦官員務要精當，不貴繁多。其陞遷任淺去任已久者，不許一槩濫舉，仍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年終將撫按及別差御史獎勵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

查考其考語薦劾繳冊開註及獎勵批詞或一人而
自相牴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背馳者聽本部題
請行勘得實罪坐註者庶幾臧否一定無涉自明清
議不清官方斯允矣 一慎民牧之選夫守令之賢
否生民休戚所關而賢否之由分則志向之崇卑年
力之精儼也本部常選舉貢官息與夫納粟監生挨
次取選考試限于畫補正官之缺所以正官缺多或
以監生補之率多才力不振往往被劾留之則不通
于用去之則寔可惜而邑牧恒不得其人也合候
命下本部取選除照常取定額數之外遇有各縣正
官缺多量為多取舉人名數以克正官之選歲貢精

力強壯學識優長者一體選除正官大抵量缺多寡以為斟酌如此則職任易稱而選法不亦通乎一革隱缺不報之弊夫在外大小衙門缺官巡撫巡按兩月一奏以憑選補查得近來奏報或遲或漏全不嚴究又各處王府缺官紀善而上品秩既崇自不容以不報良醫而下官級頗小每見其有隱漏若報一缺必保一人無人則缺不報蓋皆彼處軍書有過人犯占包管事所致然也本部一遇起復該選人員到部無憑查選或守至一年半者有之或自告缺而至于重選者有之俱于事體未便合候 命下通行各處撫按衙門今後奏報缺官務要及時行開報

母致遲漏仍行各王府長史司今後凡王府官員有缺即行查報類奏以憑銓補不許良醫典膳等缺隱藏包占希圖保補則奸弊既除而選法亦不至壅塞矣 一嚴官員耽延之弊訪得在外有司官三六年考滿各有給文到京不即報名 朝見投文每每潛住觀望者又有考畢應該領憑回任輒稱患病不赴該科畫字延住京師者又有領憑不依限到任者規避管求百方鑽刺合無今後但有前項官員初到不即 朝見考畢不即領憑者許緝事衙門訪拏送問重治其領憑不依限到任者比照 朝覲事例過違一月之上問罪申報二月之上送部別用三月之上

罷職不敘監司不舉者同罪廢法令昭明人無玩愒
矣 一革冗員之弊翰林院譯字通事等官及兩京
欽天監太常寺太醫院不係堂上官者九年考滿給
由到部查考稱職無缺陞俸近年以來牽合比例添
註帶俸額外漸多合無今後各衙門不係堂上官九
年考滿到部例應陞職者行查不係額外添註等項
原衙門見有應陞員缺照例陞職外其有雖無應陞
員缺本官員缺見在者照例陞俸二級仍以舊職辦
事遺下員缺不必銓補以遵近日題准不許添註官
員事例若果係額外冗官并既無見缺可陞又將原
缺已補者照例搭選若譯字通事例難改選者候挨

次照缺陞補則仕途可清而冗費稍節矣 一重恩
廢之典切惟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舉一笑見愛
于明主蓋恩施于上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人以為
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
之門啟矣查得我朝 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
而斟酌損益凡累 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
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關
給 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宮侍從講讀
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
奉 命出使海外死于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

雖三品未經請給

誥命或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閒

住及一應年遠并雜派出身者俱不許一槩陳乞
時經畫至詳至備益于優禮之仁而寓裁制之義甚
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當遵守柰何近年以來士
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廕未考滿者求錄
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為私恩不
得反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
後大臣果有勲勞於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
不限外其餘各項廕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至
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
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候命下之日敢
有違例奏擾者聽諛科及本部叅回治罪補廕一事

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止補一次如此庶陳乞者絕他
岐之覲而承行者有一定之守矣 一嚴查革官員
脚色夫官員脚色一生之歷閱出身之階資也監生
之行有歲貢有納粟有官生有舉人其除選也有大
選有揀選有遠方有乞恩有功陞吏典出身有省祭
亦有遠方免考有免當該有納銀免一二考有納銀
免第三考免辦事等項至為不一開具脚色當具前
項未歷一一取其實供方纔造冊繳部以憑查考閱
歷其實而低昂之或陞遷考覈方得明白今各處撫
按兩司開具官員脚色全然朦朧含糊不明隱僥倖
之踪跡漏躡等之進取或曾經問革而不查報或已

經考降而不明註其弊不可勝言合候 命下通行
在外大小衙門今後官員脚色務要照前一詳具
開報不許仍前朦朧含糊違者聽本部駁回另報
一嚴究贓污官吏臣惟天下之事是非異形則無兩
可之理曲直相勝難以一律而斷蓋是非曲直不可
以一毫混淆也今各處問革污吏往往辯明各還職
役起送吏部收選多有事涉出脫招情不明而其原
問革緣由通行不招出照察是何緣由枉問所以為
贓誣出脫之路也臣每每親自叅詳駁行另問而又
不覓回報一二公法難行往往如此致贓官污吏肆
志橫行合候 命下通行在外撫按按察司衙門如

果本部駁回另問官吏通行查出從公問明回報事
無冤枉實跡亦與辨理務要原問官員或徇情或聽
屬緣由招內明白聲說應參奏者參奏應提問者提
問如有將原問官隱情不行參寃本部具實奏請重
治庶奸濫不敢隱情而刑政昭明矣 一嚴各部職
守之辨夫列官有等級出身有資格此吏部確守

祖宗一定之制而不可易者也夫朝廷授人官職未
有不考試其藝能者于吏之出身者專取其理辨文
書書寫行移本 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
充吏謂之農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寫字刑名者具
招詳罪招行也行移者上下通行文案也考稱者照

納銀司府州縣令典等項挨次叅充不中者降叅着
役三年役滿謂之一考又送巡按御史如前考試中
者陞叅不中者降叅及挨次收叅着役三年謂之二
考又巡按御史考試不稱者黜退稱者起送吏部撥
各衙門辦事十八箇月吏部堂下考稱者依本等陞
叅不稱者長行各等一二三年之上挨叅府部院寺
各衙門等衙門當談又三年役滿到部謂之三考本
部堂上又行考試招移中者照本等品級出身不中
者雜職隨大選赴 御前叩頭給與冠帶又分撥各
衙門辦事謂之官辦半年滿日給引回籍省祭或二
十年或十五六年行取到京又經守部半年或一年

過期者又壓選等例先考中本等者本部覆考中者
照本等品級選用不中者選未入流雜職此該吏部
職掌百六七十一年事例也近年吏典有隨軍隨工隨
邊當該辦事等項謀求着役一遇事完各該衙門徑
自申請聽從各官各吏口告不分勞逸久近輒與具
奏減免當該省祭官辦考試是吏部考選之法本部
通不得與聞未免侵越職掌各該衙門止知免其當
該不知中間又有聽撥二三年之勞部考一次止知
免其省祭不知中間又有守部復考壓選等項皆不
在奏內而暗將減免蓋以本朝用吏等級如臣前
項所陳者一時不能詳知止憑官吏口告方便故然

耳凡奉

旨陞職官員品級已定尚由吏部銓註方

纔受職豈有吏典減免等級選官不由吏部題請

者乎即今選法壅滯實歷者守候三十年不得本等

選用優減不一年即受品官苦樂頓異人心不平見

今大工已完事務已畢今後隨工隨軍隨邊當該辦

事官吏除三月以下者不開外果有在上在役久勞

之人該部止將在工在役年月或當該或辦事月日

明白開具奏候命下之日本部斟酌勞逸查照節

年大工事例應免當該者免其當該應免考實者免

其考試應免省祭者免其省祭明白具奏定奪以重

恩典以明職掌大抵在外兩考俱係納銀未曾考

一日即係未曾歷事不許撥赴隨工隨軍隨邊再希
減免又脫京考其應免考止免初考不免臨選覆考
若已經奏蒙減免或復奏出例希圖跟隨巡按監生
本無書辦之勞一槩做做奏要越次除選者本部嚴
行查革改正在外兩考止許一次納銀如此則于

祖宗用吏之法 皇上申明之意尚存一二兼以職
守不相侵越而倖進可杜矣 一革撥吏頂頭之弊

臣聞欲革弊先正法法既正弊自革今在京各衙門
吏典交代頂頭銀兩漸至數百兩屢經奏准查革重
治往往肆無忌憚滋稔不改又人之常情孰不庇其
鄉里孰不庇其親戚黨與多則弊端滋耳目廣則關

節易若使一司之吏盡用一省之人或六七人或十
餘人自然有壞事體已經松江府吏彭纒開具揭帖
到部極言其事不謂弊端傳襲謂臣不行禁治查得
各衙門設官分職皆編地方多少選除何獨吏典全
然不論此彭纒所以為不平也合候通行申明近例
吏典頂頭銀兩嚴加革究違例巧取同房吏典并私
幫說合之人通行從重究問凡撥吏典人多至七八
人以上司分每省每處不得過三人都吏以下悉從
闕撥母得聽其自行認識先交頂頭然後註撥則黨
與分公法行而弊端可革矣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跡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御者衆則下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斃治亂安危之機轉目變矣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結交朋黨變亂成法者各以其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

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
杜漸之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勲舊大臣
所嘗聯以姻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
誅而善長亦以黨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
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
生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
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顧乃一切優容采
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開言路
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昭竒慮防禦群邪之
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祖武大奮
乾剛以誅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大順之道

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宵旰之計徒勤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者不得不衆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弊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積習慣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德十六年間以及新政之後其神奸巨惡誤國欺君以獲罪于天地祖宗者百律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劾奏太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符

奏附勢俱蒙

溫旨慰留褒獎至律身處家之際無

不諛載是為大臣者直能擅威權以移主柄黨大

臣者直能取容悅以惑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

社稷臣不過固宜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

王瓊許泰等為朋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

矣既謂科道官不揆大體不徇公議聽舉黜退以示

懲戒矣何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

無罪科道之會本交章一一簡在聖心非敢干預

反覆變詐巧佞百端幸矣哉我太祖高皇帝之不

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黨符同奏啟

變亂成法諸大罪安能追

之誅乎夫罪至誅戮

亦大矣澤獨敢為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

閣之長其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關

廷不得盡知也是雖陛下聖明亦且被蠱惑不能

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

身處家之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威武大將

軍勅書彩帳等事龍潛藩邸千里隔越陛下何

由而知之且著之綸音重覆申演必至數百言始

已哉臣愚於是敢謂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

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完等也納賄與否臣愚不能

逆料但在御史則范永鑾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

京六科則給事中魯綸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留

其必求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
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叅駁之要也內閣者票擬
之地也而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所
共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不詰責刑
部覆題何不執奏該科出納何不叅駁內閣代言票
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夷情手本遲悞之類也大
家好作饒人以免連累忽思訐及已私遂盡諉之以
咎道道誠不足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 朝廷
之聰明無乃墜殺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大肆不
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故
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受言

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謬妄廷和尤當引咎
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憑重叅以啟拏問之端
彭澤何敢傍侵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
之言感動主上以蓋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
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
等復接踵於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
彬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旨意令錦衣
衛拏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鍛鍊誣服吞聲以
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梁儲斬貴亦受此苦
謫戍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聖世之所宜有也廷
和每事盡咎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故智以蹈

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道與廷

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

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

奏有無聞其免止之情曾否見其原題之本各另上

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

勘實具奏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

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神孫正宜

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

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倔强不可制之勢可

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昭矣若猶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絲綸之便以遮蓋已私竊

恐伏闕叩閤者駢集而請劔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
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權移羣下政在多門稱頌功德
者皆贊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存隴蜀之望彼方
陰排異已巧用私人翼張焰虐而其勢人不可撓也
故寧犯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垂
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我銜
於朝人繼桎梏我服綿繡詩曰有覲面目視人罔極
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癡狂者邪包容狂
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
望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
薄示懲戒以少舒其憤懣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

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升劉大夏之風
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之議而
我太祖不設丞相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舊意
始復矣仍望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
毋招權以樹威承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
陞遷敘用毋陰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
薰灼之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觀望以
求容奉承而結好上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朝廷
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權潛消臺
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天下之治可言矣仍
望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愚無受失言之

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和大臣敦

國體共濟時艱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
為忠竭力濟事為和舍已從人為虛忘讐序賢為公
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鄉輔大臣
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求修內治禦外侮萬萬
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翟鑿嚴嵩與吏部尚書
許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尚
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
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
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

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為心此大不祥之事誤國大禍
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
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
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
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
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其職能然或目
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
阻而事廢其於心志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
內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
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為首朝廷
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
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由今溯昔未之
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
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
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
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闈納銀之例而府庫
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
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無肯用命之臣也今何時

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夷狄驕其
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
斷相資，夙夜匪懈，畏天命而悲人窮，凡可以利國家
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啟君心，下
以勵羣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藉寵靈，崇
已徇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聞二輔臣在內閣，有違
言失色入見。陛下各有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和
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輔臣以
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聽命心
志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
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

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宜
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
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啟順端而後不可
逆也今嚴嵩威靈氣詖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
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翟鑾則
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
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為嵩之妨礙尚書許瓚兩世
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
色不能預消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陛下
下所洞照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
陰擠陽排互相詆訐以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
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
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儉邪細人乘間
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啟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
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
謫之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
以公事奉有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檣杵驪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
懼之甚也既今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

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杆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駕之策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如願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為大而耻相下各自為是而耻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苟

且欺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

鼓舞文武經略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禽元术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士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抑以控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禽耶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諸

臣誠喜於被論而退縮如之則上負朝廷推轂

心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虜人輕視之侮

為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陛下大明

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無務修

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

辱將官以離士志戒將官毋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

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也更望陛下優容言官

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

忠為國虛已忘讐各務和讓於下羣臣肅雍百姓泰

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

擗矣此皆係於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

無知竊見時事大傷國體私切憤鬱恨力不能排闥
以號訴於 宸前誠得 天聽而見之施行則亦可
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
也他日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 陛
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 聖明覆
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承

詔命正會議以明國是疏

張鹵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
營軍制上 請欽蒙 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

營軍制上

請欽蒙

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

營軍制上

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着實會議

說欽此夫我 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即 允俞施行

而必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議且命以着禮會
議未說是 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宜同 德
意虛懷誠為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
乞 勅釐正更改則臣與在廷諸臣欺 君之罪先
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 聖心上禱 國是蓋古之
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錫疇咨不拘
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妨互異惟期
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侯應劉
歆尚能以卑秩孤踪垂光漢史在 祖宗時凡置法
確政此意猶存自臣苟祿掖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
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諛與議官員通以手本畫知至

期會于東閣談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
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為應答或竟無
一人應答輒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即事已
完成及既出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者
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道其可否確然
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
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
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
寧甘為誤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
欺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免舜
之誅復難容于盛世臣久為腐心切齒欲有敷陳今

幸蒙 皇上留心而况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

一言可即為定議者伏望 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

略少停延更望 勅該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

疏各刊刻為幅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

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令其于

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為應

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為應止要詳書何以

見其應止各出已見勿相通謀至會議之日各持議

所面與商同即其事實考據議論歸着經略斷案意

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槩見

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為疏亦聽從各使夫古人曝

背食芹尚思獻 主當 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
有慣習輒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兵部彙
萃為冊再加斷案具疏覆題 皇上須更俯察群言
慎加 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覺達後遇有應行會
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 祖宗稽衆從人
之善復自我 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猶
有永賴矣 臣愚昧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明言責正人心定國是疏

汪文輝

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
憂變任職歲餘復遇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
日以定國是一人心命題為疏彼特舉其端未竟其

說大臣不以臣為妄獲就御史之列臣自拜命二月于茲矣朝拜官而夕奏疏臣職也登答必先自盟臣心也顧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激於草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正內外大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陛下采嘉言新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立言大義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聖明裁擇焉 一曰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已之不正而可以正人者哉臣每追思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衆賢和于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意見稍殊

猜疑一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感情亦隨之或服或叛能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顛倒是非惑亂聖聽以致老成耆舊進退不一而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物止蒙褻弊義正辭嚴時有指斥聞者愧屈非衷無所為而大義之足以服其心乎四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于此將來之事可為永鑒使今日不謹諸發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此日派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况傾陷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人才之進退

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宗社大計者不深有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亂此尤覆轍所當鑒也故戒在觀望非言官第一義乎二曰謹條陳戒紛更何謂紛更古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祖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欲改舊為新且處非其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遷就題覆不知一法立一弊生及行之難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日亦不足矣如臣舊職驗試所與巡視共事者惟執繩引

墨鎮之以靜而內外竟自妥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
之也查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參以行
戶科矣巡視有科又參以工科矣至于本色折色更
新復舊前後奏請尤為不一彼皆通達國體者豈
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于前甚矣言之易
而行之難也故臣舊堂呈大要謂不可輕於變祖
法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掣肘之際在擇其任事之
臣而已即此一節其餘瑣碎迂濶之議皆可例推此
臣請紛更所當戒也 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
刻臣謂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
術傾險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真有實跡衆

所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疎
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耻求退
不違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輒退者不曰
罷輒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
匱乏不飾無非所以養廉耻存國體也今則拾其已
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
之章奏以致彼此相詬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為衆
嗤笑人己之間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
果貪暴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
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
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者不

皆卓異也况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
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為不堪矣故夫
據其小疵指為大害又巧為形容極其醜詆務使當
者不堪決於引去以此求人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
國家之用哉此臣謂苛刻所當戒也 四曰平意氣
戒護短何謂護短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
言官正之至於言官之短所以繩之正之者又何人
也惟其無人是以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
不容揜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人
是非未當談部不與題履氣便不平即同列明知其
非亦莫與爭甚者為之辭曰此衙門體面不可失也

夫臣子尚有不肯認錯何以忠恕格 君父冀收 成
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
之心言之至於題覆各部須斟酌停當是則曰是非
則曰非大臣以慮天下之心參之不必徇以套語久
之事理既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
於他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專責言
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前之失勿用將來希旨之
人蓋妄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遠忠貞直
諫之士遠則道今古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
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或有過差之處孰從
而聞之易曰夫履貞厲言賢者每傷於所恃也况所

謂妄希風旨者必乖巧之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前日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辨之為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諒之士，雖識見有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况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祇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臣所以先責言官而并責之大臣也。至論處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其緩急之宜，以外臣視內臣，叅奏者當辨其玉石之異。此蓋不專為言官而發，今日不敢漫瀆。天聽者嚴於自治。

先清其進言之本耳臣竊觀今日 聖朝氣象 陛

下以寬仁神聖主治于上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于
下中外人心爭自洗滌銓曹清矣各部大小臣工清
矣撫按舉劾多當郡縣貪汙者亦無所容矣至於言
路諸臣皆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矣臣之深慮過計
者謂精明之治既少見效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
可略也振刷太嚴反為多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搜尋
太過漸成澆薄之風警隙可平也攻訐太深必起胥
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剥喪
矣故臣今首陳幾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
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

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國家之福哉但臣質本粗莽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下人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加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吏部于進退言官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章疏考其心術務遠邪留正以仰荅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申飭中外俾深懲既往為戒將來對案焚香靜夜草奏此心此際孰鑒孰臨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詖偏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護而為冲

虛則已正而人無不正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
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真安宗社之至計者
亦可少舒矣臣瑣瑣干瀆不勝惶懼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九